

貴州通志

卷四十一之上

漢書門				
三	九	六	九	類
六	九	二	六	函
九	二	六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九	六	漢
六	九	二	書
九	二	六	類
五	二	六	架

(八八六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688)
函號	291 97

六八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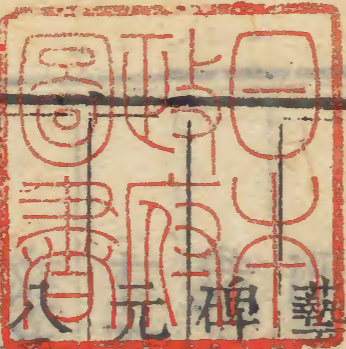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一

淺草文庫



藝文
碑記

番順元宣慰司題名碑記

范雅

八番順元相傳為夜郎牂柯之表殆古鬼方之境
歟蠻獠種落雜處叛服不常入我國家軍徇其地
諸部悉歸順始置宣慰使都元帥府總戎以鎮之
更貴州為順元屯駐城中領萬戶府一鎮撫司一
安撫司十長官司五而順元思播三宣撫地皆聽
撫鎮其任重矣然而土官相襲或有爭奪則道路

梗塞外連南詔嶺徼兩江溪洞侵削鬪鬪往往有
之閩政稍弛卽戒不虞故官於閩府者號稱才難
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帥完澤公以省臺宿望
仁勇兼著蒞政未數月號令肅然旌旗改色於是
紀綱立法度行百廢興而大府未有題名何以昭
勸懲乃命立石屬余次序而題著之將鐫刻以俟
來者乃考諸聞見自開闢以迄於今邊政之得失
才譖之崇卑則公論自在將歷指而議之可不懼
哉

明
司學題名碑記
趙琬

正統六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濟寧李君庸奉命
往按是邦至則宣揚聖化懷柔遠人人用嚮服乃
益修孔子廟學以敦化源而貴州宣慰司之學實
惟諸州之望君於此尤切注意時按察使莆田林
君坦副使東鹿朱君理僉事濟南戴君誠左布政
使宜春易君節左叅政錢塘嚴君泰左右叅議顧
君理汪君詠聞之各出俸以給土木而又壘石爲
塔取帝肇慈恩故事考求是邦歷科鄉貢次第書
其姓名歲月刻於其中凡有善行可法而被顯擢
者使人有所感發否則有所儆戒於此可以勸世
勵俗所係甚重非他題名可比謂宜有述可以昭



示永久詣予請記予惟貴州古為南荒椎髻卉裳之俗雖唐虞三代之治不能覃被漢唐宋以來不過羈縻而已逮我國家列聖相承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其人始循禮制稱臣奉貢咸若采衛而建學立師無異畿甸學者明經登第出而為世用者往往與中州士相伯仲然後知皇明統御之大至治之隆聲名文物之盛與唐虞三代媲美齊休非漢唐宋所能企及也李君為朝廷耳目之司循省風俗乃能不鄙夷遠人孜孜以修治學校作興人才為務而於科目士表顯之如此雖然自古賢人君子亦豈藉此以隆其名哉固將為當世用也士由

是升於春官入對大廷而顯名太學尚當刮磨淬礪以務求實用顧不備歟陸宣公嘗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於題名之士有望焉

平越衛儒學碑記

黃紱

皇明大一統極天地之大而有之惟夏惟夷悉臣悉王粵若貴竹古炎荒蕞爾苗區其類鳥言獸舌椎結卉裳習尚刀戈而好勇鬪狠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以神武剪其昏狂而納於甄陶之內肇置采衛之兵以鎮之於是平越有衛蓋昉乎此然當是時功化始行而禮法之教未備故學校並興庶官齊建蓋有待於可行之日也歟宣德癸丑宣

宗章皇帝始命建學置官頒篆而隸於衛泮宮講室則有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公睿僉事屈公伸初焉相土之宜得佳勝於衛西南之隅蓋前隆平侯爲衛之日所居之址也厥位南向厥勢高廣山水之清林樾之秀所共鍾萃僉謂協吉遂命指揮王俊劉璿版築之殿庭門廡講堂齋舍一時畧備擇俊秀子弟爲之徒而教焉未幾不肖狡謬叨兩第後之起者接武雲蒸神化之速可見矣正統己巳諸苗叛亂列城皆圍而平越尤甚兵民困於城中不能樵採公庭吏廡之楹卒毀爲燹惟學宮僅存然亦毀瓦畫墁頽垣撤戶曠莫之守師徒散逸而

絃誦不作其不致於廢學也幾希自後王師赫伐削除穢亂而修廢舉墜之政必有待於其人而後行今上皇帝嗣位之初簡命左監臣鄭公忠作鎮茲土都憲李公浩實巡撫之總制則南寧伯毛公榮而佐以叅將吳公經監察御史周公源復接治焉時皆文武眾臣賢良寅協咸欲振作頽風廓清邊鄙以故衆務修舉庶民子來適襄陽呂侯貴以錦衣清軍指揮改任於越謁廟之日周視學宮圯壞缺畧慨然以爲己任且以其子昇嘗第進士爲地官主事出自學校乃銳意作新捐俸購材倡諸寮屬而葺治之櫺星門俱易以石殿庭門廡垣墻

階陛咸撤其敝而一新之正室神位前則重護以板屋黝堊丹漆焜耀潔澤外建儒林坊以表之廟學規制之美輪奐之精視昔爲有加焉經始於成化丙戌冬十月而以次年丁亥夏四月訖平越之士夫守吏戍卒民庶奔走觀望合詞歡慶乃以其成告於總戎毛公聞而嘉之謂綬曰呂昔以金吾近臣去國來邊畧不以爲窮戚而作新學校思以成法化民俾聖人之化行於遠方者已晦而復明學校之教施於邊人者已墜而復舉其爲功利益有關於風俗之易移苗情之去逆效順格暴爲良宜以其事刻之於石以垂不朽綬以謏劣後進曩

羅新化八府及貴州宣慰金筑安撫二司并割雲南普定之界爲州總隸貴州布政司設官則有左右布政使左右叅政左右叅議及首領各官視中州無甚異宣德中又因民稀事簡復革烏羅新化二府併入黎平銅仁其所轄者祇府六州四縣三宣慰安撫各一長官司共六十有七而衛之長官司不與焉至於官制亦有損益右布政右叅政及屬之檢校副理問案牘府之判同縣之丞簿漸次裁減不一景泰七年巡撫都御史蔣公琳至以假署外館非承流宣化之所奏徙城中得隙地以建衙宇規制宏壯輪奐一新儼以非才爲藩愚闇無

補但以斯城爰自列聖相繼德化涵煦百年之久
 而前政寅僚奉宣德意漸摩撫循善政遺愛其注
 人耳目而浹人心者也然而世遠人亡不能不泯
 用是撮建置大畧與昔今官僚名位庸刻堅珉庶
 沿革履歷易見來者有徵且知祖宗肇造之艱繼
 化之盛邊俗丕變之懿相與懋修職業益隆治化
 以永終譽於悠久儼則不敢自望相與僚保勉圖
 之

鐘鼓樓碑記

白圭

皇明有國度越前古天覆地載悉主悉臣肆惟貴
 州本窮荒三代以前鄙而不治自後雖有羈縻不

服官行人以奉宣天子德教為念而呂侯乃能用
 心及此迄於有成其賢於人也遠矣總戎不沒其
 善既稱許而又為之求記以示永遠豈非有君子
 之心得大臣之體者乎是皆可書也故記之以紀
 歲月因以告夫士之遊於此者皆當自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與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
 力考求聖經賢傳而講明修齊治平至於忠君孝
 親施於有政舉不外於倫理之常以求復其仁義
 禮智之性焉庶無負朝廷建學立教之恩與夫衛
 侯修廢舉墜之意矣於是乎書

布政司題名碑記

蕭儼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洪惟我高皇帝承天肇運混一六合覆載之內悉
主悉臣睹茲貴州在牂柯之西南卽古三苗鬼方
之域歷代所未服者今皆威之以神武而納於職
方始建貴州都司統衛所三十以鎮其地錢穀之
出納刑獄之按治則兼於隣屬迨我文皇帝繼統
守成丕熙業永樂十一年乃以貴州漸被治化
復議設布按二司維時魏郡蔣公廷瓚以行在工
部侍郎選任左布政使乘傳而來暫造城外之北
驛館假爲公署而聽政焉時思南思州宣慰司尙
隸湖廣一蠻長田氏梗化不道蔣公奏於朝族其
家遂以地改設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

過通使以貢其土物而已我太祖皇帝以大有爲
之君乘天與之運威以神武綏以文德由是城郭
宮室衣冠禮樂師儒命吏守將戍兵罔不周備而
鐘鼓樓未建前都知監深水鄭公忠作鎮於茲歷
十五年爲成化癸巳公於暇日訪求故老知其故
址於城之北隅正街蓋自前元嘗爲順元都元帥
府所建土城樓國初展其城於今北門而陵夷其
廢址世遠人亡無以考其沿革公以是役謀於巡
撫都憲宋公欽一以都督吳公經巡按侍御梁公
澤旣協其謀而三司僉以爲然經始於是年四月
八日鑿石南郊掄材北野陶於肆冶於場役匠與

夫必更番而不再籍既食而又貨之有若備者詎
工之日是爲明年甲午五月七日樓基以石爲臺
高六尺周方一十六丈有奇虛其中以爲通衢屋
重其簷通高五丈有奇廣與之等而深則殺其五
之二焉鑄爲大鐘者一製爲大鼓者四又走使滇
南募匠製爲銅壺滴漏俱以良日懸鐘寘鼓於樓
而奠壺於其下自是暮鼓晨鐘更漏有準節候不
爽晝夜分明遠近之人莫不聳觀而趨聽使夫在
公者不失其夜寐夙興之期養生者各遂其出作
入息之候又外而使椎結之衆襁負其子而來環
而觀之若龍蟠虎踞鯨吼雷轟莫不改容而奪氣

有以潛消其陸梁梗化之心洵可昭示來許垂之
不朽者於是乎書

重建思州城碑記

盧秩

思州府治春秋時本楚黔中地秦漢吳隋唐以來
郡治州治建置沿革隨時變易莫有定制宋大觀
丁亥蕃部長田祐恭願爲王民始建思州卽今思
南至元間自龍泉坪改置思州宣撫司於此天朝
鼎命率土賓土洪武壬子改思州宣慰司永樂壬
辰嗣宣慰者肆惡干罹憲典遂革宣慰司爲思州
府入隸貴藩而領四司自是典郡者率天子命吏
然而後先相代徃徃視廨宇如傳舍間有草創復

爲苗寇焚蕩迺成化紀元之初蜀王君常以民部尚書即奉天子簡拔來知是郡仁風流布義問遠揚未及三載民有經業乃議築城維時總戎吳經叅戎彭倫俱頓兵清浪保障邊陲遂立心贊襄力主其事經始於成化庚寅訖工於甲午歲凡五更役凡萬徒爲城一千二百步悉建連屋其上覆以陶瓦防風雨霜雪之凌周闢四門架層樓以置鐘鼓爲寅夜之儆界四門以畫通衢因地勢以建公署逋逃四歸商民聚處環城內外櫛比蜂屯鮮有空隙絃誦洋溢鷄犬熙蕃非復萍浮星散昔之蕭索也蓋吏有所據以治事民有所倚以爲安不逞

之徒消其覬覦之謀去其艱旣之危宜其皆安堵奠枕於今日矣

都御史題名碑記

洪鍾

都御史之設國初無定員地方有大事則請之朝遣廷臣往理之九卿正佐隨時簡命亦無定官出則奉簡檄給驛廩至其境凡事有宜俗利民者許便宜以行即古大夫出疆得專之義也事竟還亦無定期至正景間四方多事於是各邊腹地方有軍務者始遍設之矣貴州巡撫行院舊在省城南隅衙宇僻隘古乾宋公欽始遷建於此後先相承益加闢治規度宏備時題名碑記未立恐其久而

難稽也乃遍考舊籍得上元丁公璿以下廿四人并其字貫鐫之於石以圖傳之永久夫巡撫一方安危攸寄而刑賞黜陟舉得以專之惟在公而無私明而無蔽而已鑑惟明也而妍與醜自見衡惟平也而輕與重自分惟其無私無蔽也故妍者重者無所德而醜者輕者無所怨前之諸公所謂公與明者宜無媿矣抑豈無優劣之議者乎渺予小子承乏在茲尸素之誚吾固知其難乎免於後之人之議之也噫前人行之而後人議之後人懼其議之而不思所以戒之則後之議者將無已矣可不慎哉

察院題名碑記

席春

柱下史曰古者天子巡狩方岳開明堂朝諸侯躬行慶讓故諸侯率職而天下治自秦罷侯置守後世相仍天子不復巡狩時遣御史分按天下旌舉其吏之賢能而廢職敗度者罷黜之用是有御史代天子巡狩之議御史之責重哉夫方岳守令古諸侯也御史得舉黜之是故御史良則寮惟貞度惟肅否則寮且玩度且弛也夫貞肅玩弛世用淳澆而其端在御史御史始難矣貴州古牂柯地入國朝爲宣慰使司舊隸四川設行都司以控制之永樂間始設藩省地雜漢夷蒞茲土者撫柔

允諧則寧輯稍失則叛去加一生事邊徼冒功納
 賄者又從而開其隙則兵革無寧日按茲土者之
 所以難也察院舊有題名碑列開設以來巡按清
 軍刷卷諸公名氏於上迄今無餘地矣數年來代
 而去者闕漏無紀今年春延平胡子國華按是邦
 克振厥職邊鄙賴安暇閱前碑既盈廼謀勒石補
 題舊遺並俟來者春適被命叨按雲貴謂予宜有
 言春竊謂諸同官持風裁懋激揚皆有聲於時者
 不類亦獲厠名其上使春果賢後有指而言者曰
 此名御史也不則人將起而議其後矣可懼哉於
 戲人情無所警則玩玩則怠怠則議斯集矣有所

警則懼懼則慎慎則議斯免矣春乃今視斯石能
 無警乎哲人自勵勉予小子是固胡子勒石意也
 按察司題名碑記
 彭華

貴州古夷蔡城秦漢來羈縻而已或稍稍郡縣終
 不能約之就法度我皇明有天下武功文教無遠
 弗及洪武初卽貴州立都司統兵衛暨諸蠻長永
 樂癸巳遂建布政司悉州郡其地間以宣慰宣撫
 王之越十八年庚子乃設按察司以掌風紀置按
 察司副使僉事五員分巡貴寧道安平新鎮思仁
 四道於是三司相維以治部內咸與中藩等矣顧
 誕敷教化朝廷固付之有司而操黜陟任激揚使

有司循禮法以導民者則在風紀得人與否其所
係重矣同年盧君崇績自湖廣按察副使遷貴州
按察使剗奸除弊扶弱植良甫及莽吏畏民懷間
出巡山谷閭里間喜其俗之日遷因嘆曰夷俗不
變固聖明之化亦由前此諸公奉揚之也蓋錄其
名氏勒諸堅珉以示永久乃走書徵予記之予曰
先盧君官於貴者奚啻數十百人中固多賢未必
盡賢賢者能以禮法持身率下不賢者自放於禮
法之外烏足以勸吏導民盧君概書之將使後之
人指其名歆羨其賢者而思取法譏誚其不賢者
而內自省惕然戒懼油然而興起懼然共相飭勵以
正憲度仰稱聖明設官至意此其有警於在位者
無窮矣

興隆衛科貢題名碑記

李開祥

興隆建學古未始有聞也貴州志稱邑爲狼洞歷
代罔攸臣其沿革無傳焉暨我明洪武己巳始開
衛建官蓋已貢其士而呈其人矣又三十有四年
爲宣德甲寅始開學招生徒蓋庶且教之矣然時
領其事者祇論於鄉而拔焉猶未始有官也又數
十年爲正統癸亥始設官分篆而生徒日益衆盛
於是人物寔備始赫然與中州並矣未幾今廣西
右布政使周公瑛遂以春秋領庚午鄉薦登甲戌

進士第而戊子則朱公玉羅公璿同發己酉則公
子希默也凡三人其貢士登名胄監然後人知學
士之貴狄公瑄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人科貢蟬聯
衣冠委蛇視古昔殆將百一焉嗚呼地固若是其
未改闢也民固若是其未改聚也而賢才之殊異
乃如此亦獨何哉是固足以見國家變夷之治矣
弘治二年予以罪謫興隆經歷會學員缺官遂得
攝學事凡學中規制久已頽廢而諸科貢士僅名
氏於堂之右壁鐫裂塵蝕日就湮滅間有求其人
而弗可得者予甚憫焉乃僦工鑿石一通高七尺
五而廣殺三之一龔爲四區畫爲四區題曰進士

曰舉人曰監生而次其名氏於本區內仍各虛其
餘以待來者樹立於戟門之外且亭焉工畢衆遂
乞予記昔周公之戒成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蓋言文王之所由興也康王
之命畢公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
風聲蓋言殷民之化不出於勸教則凡思佐王國
而化頑冥者豈復有他道乎亦惟作人材明勸教
而已矣故予之樹立斯石蓋以彰賢而明教也豈
徒爲斯名哉嗚呼名不易得也古昔人非有大功
德於宗社則不得金石其名氏又有艱苦其行終
身竟湮沒以幾一名氏而卒弗遂者名豈易得耶

然則諸賢之勒名斯石者固宜益知所重而將來
 有志之士固宜益知所勸哉誠若是則知所以禎
 王國而率頑冥將於是乎賴也豈惟立石者之惠
 使或士焉而忘其名名焉而忘其實祿位焉而怠
 其職與忠則古所謂庸人也已雖貴且富吾無取
 焉耳名以遠善亦以遠惡遠之而弗善焉孰與不
 遠哉諸賢當知辨於此矣謹記

思州府題名碑記

蔡潮

思為古黔中地歷隋唐宋元沿革不一國朝吳元
 年前宣慰田氏歸附隸湖廣行省永樂壬辰田氏
 弄兵坐廢改宣慰為府分屬貴藩然地僻民貧海

罹夷燹日敝敝焉鞠為荒蕪往年郡守張君常張
 君价漸次修舉而文獻猶未足徵正德丙子秋上
 元高君節守邦之三年嗟茲缺典博詢於長官周
 縉何純輩其所記憶前人之名氏籍貫凡二十六
 人屬記於予予惟思郡叢爾一隅猥潛荒服重以
 夷氛歲歉之故更茲土者恒以投瘴禦魑視之速
 欲解去不能一朝寧處自崔賀啟治以來能久安
 其位不甚鄙夷其民者王張趙李唐孫嚴柴暨今
 高趙數公焉高侯又能於勞來安輯之暇以經術
 訓飭子弟且猶徵文辭以表章思郡思何陋矣
 重修司學碑記

費宏

學校之設擇秀民羣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
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惇治體探化原以成
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
天下之功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
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高皇帝得國之初即詔
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
南爲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
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爲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
具如法式景泰間御史楊綱副使李詹嘗因舊增
修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後育英堂於閣前翼之
幕室以居諸生之講肄者於是乎規制大備而爲

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往
往以明經效用齒於內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
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者閣日就頽
而所爲育英堂者僅存其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
清戎至見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爲
非吾責耶謀於巡撫都御史熊君子山巡按御史
劉君器重議既允協遂卜日鳩工而從事焉堂與
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三楹今增六矣已而撫按
復用僉事趙公淵議併建神厨及祭器樂器三庫
徙泮池祀鄉賢凡位置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
弗餘經始於甲申秋七月而以乙酉冬十月告成

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餒給之而勞費不及於民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鏊及各執事皆與焉既成使來請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當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飭乎始丁寧以備乎終則已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志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修於此者其惟念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待由是進而

爲百執事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尊王凡民脫弗遇其時猶必仗節死義以勉進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才報國之意若徒志於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蔡公祠碑記

田秋

生祠非古也記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峴山表叔子之靈宣城著謝公之姓是也清平蔡公生祠之作其亦此與正德十三年清平縣苗夷作亂據香爐山以爲巢穴憑陵遠近動搖藩省清平其切近蓋門庭之寇也賊

擁數千之衆攻城公適以少叅分守其地內無勁卒外鮮強援止以數百守城之兵畫地分障運竒設謀擒其桀黠散其黨與不數日賊俱引去闔城老幼得再造皆公之恩也未幾公遷去民不能忘廼爲生祠二楹肖公像於中飲食必祭且私之曰此吾清平之羅池柳侯潮陽韓公也祠成三十餘年爲嘉靖庚戌麻城喻九山以公高弟僉憲貴陽道經清平謁祠下見礪碑尙未有詞徵記於秋秋惟公在貴凡八九年不鄙夷其地所在多品題建置公之去貴三十年矣而貴人思公德澤者如昔公以貴叅議陞福建叅政轉河南右方伯人方仰

其柄用乃抗疏乞休時論高之左布政使思南田秋謹記

都察院題名碑記

徐 問

貴陽撫院舊存題名碑創於古杭兩江洪公爲之記兩江後爲刑部尙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余嘗官於部見其器度宏博有大臣端揆風記中制度沿革疆圉綏威兵民安養亦概言之而所書名氏則自正統癸亥迄於正德辛巳以後無餘石而亦莫爲之續也余承乏至見所控諸桀黠吞殘所司狎習驕靡弗申大戮而又丁兵後帑藏耗亡既已爬搔救集以爲邊休其跳梁甚者又弗獲已於

動衆以爲民靖至於軌度之所未能周而風紀之所不能廢者非拾公之遺粕以旁搜遠取酌時宜以資損益其安所取衷哉夫考其事必知其名知其名斯知其人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古之人箴銘知簡牘琬琰彝敦爲謨訓箴銘類皆圖遠以志勿忘心至其實之所在而爲可久者則雖編磨石泐而所以不忘猶存也昔司馬文正公諫院題名有忠許吐直回之語將欲揭諸後之人俾矚目警心聿興勸戒然則今日之記寧非後事之師乎用是以懼爰命伐石以續書焉

興隆月潭寺公館碑記

王守仁

興隆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幢瓔珞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鵠螭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密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青溪停迴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李之往來日攀援下上於窮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僻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陪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

不忍去則茲巖之盛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
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困飢悴宜有休
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
夷犷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
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
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李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
乃捐貲備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
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
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導之不
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

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
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
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
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
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
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忠効誠
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
於石適余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
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
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

其心之所不媿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豈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已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葺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貢院碑記

吳維嶽

貴州古荒服也虞帝北而不畜殷宗克而未化秦漢以降逞則瀕洞順亦羈縻無定疆無恒賦至我皇明混一寰宇際天所覆寄象鞬譯殊俗向風貴州遂登版籍尋設學校興冠裳俎豆之儀洪武甲子天下開科取士貴州赴雲南試永樂乙未貴州

始樹藩臬建省等內地文教寔明今上凝命中興盡倫盡制澤洽威暢古所不畜而未化者咸入涵濡陶鑄中雖疏踏巖穴之夫罔不喁喁承德貴士引領開科希奎壁之炤者愈切嘉靖庚寅給事中田秋疏爲貴士請下撫按議踰五年乙未巡按御史王公杏具奏貴建省設學校養士歷百五十餘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諸生就試雲南苦於道路今度地得西南隅甚勝可以營建計所需金二千四百有奇檢藩貯羨緡可辦夫士盛旣足爲科而費復易措倘另開科可免諸士跋涉益感恩勵學願觀賓興盛事以仰贊聖化從秋議便宗伯覆言事

與時可乃荷俞行限取士二十有五歲丁酉火麗
 金方運屬貴州遂專試諸生鷲翔豹變彬彬以升
 放榜日會有龍見之祥次年敷策內廷拜秩者四
 人又踰十年丙午巡撫王公學益巡按蕭公端蒙
 念貴士愈日盛請廣解額復增五人前後符河圖
 地數維嶽不類祇役茲主今甲子復當大比周視
 棘門踈密罔巒左聳溪環如帶既美其地之盛而
 有待顧碑則缺焉貴州鴻濛弗論卽有虞迄昭代
 三千六百餘年甫脫烟莽晦冥遂起為揖讓之區
 又將二百年值我皇上崇文籲俊開科增廣聲教
 闡朗將與中原相雄長顧盛典不述且邊裔鮮掌

故歲月漸久舊簡易湮將命創議成事者或泯或
 淆非所以揚丕績而答昌期也國亟蒐使牘採其
 事而伐石以志之如此

修思南府學碑記

李渭

思南學為宣慰氏舊居先師廟乃舊居堂皇兩杏
 樹干霄蔽兩階宣慰氏所植傳者近三百年云若
 為今杏壇樹者樹不易果果惟比士歲登第數視
 果數樹亦竒矣弘治前廟廡規制不稱正德辛巳
 郡守李公文敏拓之日久就圯逮隆慶辛未郡守
 育菴田公關白吏吏出資筭撤朽新焉起敞棟葺
 垂椽華榱藻幹綵墁易瓦自廟廡亭堂門階臺墉

皆被舊增麗美博士宅先在明倫堂左正德間遷於堂右撓不可居還於左至於藏修甲乙舍皆墮地矣卽舊址復之工有緒將進諸學士綴習其間置經史若干費約而勞勩則多矣閭里民毫無喧也壬申渭自粵入都過舍省封樹青菴田公泊司理松滋伍公晉諸譽彥真武觀中論孔子之學育菴曰孔學學仁也是日陽和清穆雲行鳥飛天地生生大德洪恩兩間在坐者長幼循序答問取次誦書歌詩肅肅雝雝渭曰此卽仁何以加諸育菴省里甲氓隸庸調獎孝弟力田者導不誼以教化措法比不用此卽仁何以加諸命渭撰學記且欲

得一二語明孔仁以勵諸譽髦今九載尙虛然語也萬曆戊寅郡守王公崑源以名侍御來思南繼修之司理王公逢吾屈公心寔先後共成之修文昌宮培學之左山修櫺星門儼學之具瞻敬一亭乃批剝圯矣新其椽墉名宦舊合祀於鄉賢祠奠祝雜施也分祠祀之且命塲師植翠栢芳桂數百章育菴之所未爲者益備矣其教膠序給膏楮視士比偶文皆罔抒心乃授軌義俾由衷還雅已卯占解額卽倍往歲興學愛士汲汲然渭不得指拾也感今憶往記之曰孔子學學仁也堯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孔子紹述之授於三千朋徒非惟三

干朋徒嫺其誼指卽顯者邦君卿大夫隱者接輿
荷蕢以至難與言如互鄉愚幼如闕黨小子罔不
鯁鯁引誘欲人人共立而其達焉用是皇皇於齊
衛陳蔡宋楚之邦席不暇煖輒不得輟其心爲何
心耶孔子四方千古之心與蓋載大德並之無二
已今委蛇膠序間讀孔子遺書展袞逐墨并心而
赴時父師見其誦讀勤劬不少悖謬師可之父兄
以至朋戚皆稱可不以爲非彼亦怡然自許也其
可而許也果孔子所謂仁者乎長獻於有司信牒
染楮不可窮以辭有司見其不可窮以辭而其詞
不忤於衆故有司可之黨里四方人士皆稱可不

以爲非彼亦泰然自滿也其可而滿也果孔子所
謂仁者乎果爲仁卽日展袞日逐墨日學孔也
否則道越而欲面冥山吾見其日背冥已比就除
日得蒞蒼赤措注宰割與往歲習於父師獻於有
司者証合否耶其不視往昔所爲如故楮弁髦鮮
矣宦足而身退宮室隆矣妻妾容與備矣問其向
所謂誦讀者十不能記其二三也若夜寐吟嚙中
事矣已不用又使其子弟爲之子弟能趾其所怡
然泰然者閭里之人靡不哆哆而聲稱有以孔子
所生人者喁喁歎語卽相顧逡巡辟易莫敢或承
甚有疾視譙諤以爲遠且於國家造士顧欲得若

人已哉昔兩杏樹今栢桂初植培以沃土灌以甘澤深其根柢以猥大其枝柯根既深惟不害其長不得動掘而增設焉孔子之仁即樹根柢也養士於膠序也厚其餼廩縱其游習土沃而澤甘欲其拔地千丈不稱良於崇朝者也以孔子遺書比偶為文詞是枝葉耳國家課士以枝葉因以觀士中藏非教人逐逐外驚也至於挾無當空言獵榮邀利斧斤伐之牛羊牧之且又濯濯稿矣吾郡士彥邇共渭明孔學於川上學舍躬庸德之行篤信底理彬彬然近仁豈若是瀰瀰下哉育菴田公諱稔山東高唐人崑源王公諱琢玉莘縣人逢吾王公

諱高嗣蜀之蓬州人心蒙屈公諱羣言粵之番禺人

陽明書院碑記

阮文中

昔王陽明先生以糾論逆瑾謫居貴陽之龍場者三年始至居巖箐與夷侗豺虺為伍於是屏徒侶絕書冊盡素昔時僊佛之見晝體而夕思之已而忽悟吾心本來之體與古聖賢無殊中夜躍然不自知其手足之舞蹈身之在夷落也而道德之奧經綸之業咸於是乎基焉貴陽舊有祠與書院祀先生既而遷徙靡常僻在委巷中予奉命蒞茲地抵祠下嘆曰此豈所以妥先生靈者哉檄司府為

改建之於是方伯蔡君文憲使馮君成能協其議
命知府李濮等董其役擇軍門前左空基爲之而
增以民居出贖鏹以佐其費前爲享堂後爲講堂
俱六楹前後爲左右房各四楹前爲二門又前爲
大門樹卓楔於通衢匾曰陽明書院未幾工告成
予乃諭於衆曰夫尙德而右功者非天地之道乎
崇德而報功者非人心之良乎惟先生之居龍場
也不獨悟徹微旨而功德實大可表見維時蠻長
欲滅驛館變百年成規阿賈阿札等擅兵爲地方
患先生徐出數語以利害喻之其言輒中肯綮乃
竟落其膽而不敢萌僭肆之念數十年來貴陽賴

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遺之耶始貴陽人士未知
學先生群諸弟子日與講明良知之旨聽者勃勃
感觸日革其澆漓之俗而還諸淳邇者衣冠濟濟
與齊會並先生倡導之德至於今不衰改祠宇而
新廟貌固所以闡揚先烈抑亦以貽後範於無窮
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尤著於江右虔爲江之上游
三巢馮險肆禍相時撫剿動中機宜寧藩不軌大
戰翻湖南奏厥績方其鎮虔與撫洪都時日與士
大夫究心性命雖祁寒暑雨罔輟其所造人才彬
彬然繼師志而効國家之用今在吉有懷德祠在
虔有報功祠其遐思仰體者視諸貴陽尤甚也故

人於先生之澤知其汪洋於天下而不知入於江
 右為獨深知其涵濡於江右而不知於貴陽為獨
 至于江右人也而官於貴陽故其知先生之功德
 尤為獨詳雖然先生之孚化翼飛在人耳目者可
 得而言也而其涵養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聞見
 之所能窺測者不可得而知也嗣是宦茲境與生
 茲地者顧瞻遺像奮志思齊由其可得言者以潛
 究其不可得而知者庶幾毋忘先生之澤而不辜
 今日改建之意云

新鎮道題名碑記

孫應鰲

萬曆戊寅平越創建分守新鎮道行省冷庚辰叅

議振海黃公駐節於茲樹績宣架起殘敷惠蓋
 方遂稱靖謐云粵稽貴竹本古鬼方靡莫地秦漢
 晉來稍置黔中牂柯夜郎諸郡唐宋元或附楚或
 附蜀或置八番羅甸順元宣慰都元帥要以土蠻
 順叛殊狀又隔閩中土故率隨所疏屬而區處之
 未有畫一逮我明威德四被風化昭起為列郡縣
 衛戍設省設臺設關曰三司埒他藩綱紀法度燦
 然具舉矣省臺各有長有貳省之貳分守各路臺
 之貳分巡兵備各路人莫不展采錯事矣率他路
 者不論其分守新鎮都清兵巡專轄都勻鎮遠黎
 平三郡龍里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黃平七衛

所兼綜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銅鼓六衛
廣西南丹一州山河遼阻蠻苗獷悍壘伍凋廢地
產皆窳皆倍徙他路不可不謂難與劇矣都清兵
巡駐都勻久在提封中章程之沿革尺賦之征徭
激塞之防捍謀殿之施設莫不資揆度取裁擇乃
分守以駐都會去牽路迥遠一切上之人案牘關
白甚夥故下之人第習知兵巡不復知分守乃分
守亦延緣往昔之素樂間適目爲吏隱而亦自以
燕安不鈎校非一朝夕所由來漸也萬曆乙亥雲
南寅所嚴公清巡撫茲土察之因駐都會諸分守
大夫屢日開衙有全無報牒及稟公家計者嘆曰

分守兵巡均地官要秩分守無所事事若是朝廷
列秩本意必不其然遂疏於朝大約謂諸戎勅討
廣厲條憲爲兵巡事理財覃澤奠守封疆爲分守
事銓管雖異實須偕濟不可以獨倚一偏臣簡核
分守貴寧同畢節兵巡牽貴筑西路地險苗強止
一兵巡駐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
分守新鎮同都清兵巡牽貴筑北路境壤犬牙於
他藩尤甚刼斂且充物宜以分守新鎮道移駐平
越分守安平宜改兼清軍清軍事寡普定距都會
聲聞易及彼此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
恭調贊文武臧否則交互咨詢重大機密則交互

定命遴委典授則交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闕
任則互相權攝兵刑主兵巡分守叅之錢穀主分
守兵巡叅之事可責成官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
術業共飭之義策似便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
下允所請而分守新鎮卽移平越矣是時分守世
渝劉公世賞爰卜平越城內隙地丁癸向吉選經
歷劉信董厥工繕造於丙子十二月構堅於丁丑
三月完美於戊寅三月堂廡廡署門楔階除攸躋
攸寧有倫有序功旣畢諸公俾清平孫生應鰲記
其事孫生曰凡公署有題名將覈治蹟垂標隼備
徵文獻稽實功令抑亦待觀者按評品而彰鑒戒

之旨咸寓於中茲所營拓已見部使善審畫不再
具吾聞物聚則好醜形事比則得失辨人並則賢
不肖判異日士民觀斯石口誦而手摘曰某裨益
邦域某遺愛在人心有去思某節概當名宦則斯
石非特分守諸大夫考政鏡德之林實一方所由
視爲甘棠蔽芾芻剪伐敗拜之具哉余固不能私
不敢私矣

提學道題名碑記

况叔祺

國朝稽古建官尤重文學之臣在兩都命司成掌
其事在諸路命憲臣奉璽書乘傳得非隆官師求
茂材異等光輔中興之業乎歲己未予自禮官大

夫督學貴陽既至闕公署舊無題名夫今之守一
 官者無論中外巨細其所居必紀名而貴之督學
 獨闕焉曷以昭懿矩垂將來爰慨文獻之莫徵悼
 先哲之易民蒐求往牒咨詢故老得上元沈君而
 下凡二十四人以予耳目所睹記其人皆卓犖恬
 靜韜光匿美列於不朽之塗視他省為獨盛何以
 哉夫味道腴者甘澹泊薄寵利者樂疎逖巨材隱
 於深箒丹砂伏於幽巖足跡不履採搆不逮故得
 全其天真珍奇歸繡列於通衢朝過而夕驚二者
 較其遲速不可同日語矣貴陽僻壤寂寞之態等
 於野戍荒村溺紛萃者不居焉然貴雖殊俗雜處

章縫之堂皆能羽曰孔孟之說誦仁義之交其質淳
 朴愿慤循循雅馴以予振鐸其間甚易相信又其
 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時如春得陰陽之和彼
 煌煌要津炎炎通達或未必勝此也予見宦者多
 薄貴陽故識之以告夫後之蒞茲土者

建施秉縣城碑記

李曰材

嘉靖乙丑冬施秉縣城成施秉縣者鎮巖邑也古
 群柯地明興內附置縣設官正統甲子始縣當岑
 鰲景洞間西控播凱南枕洪江皆封豨楔兪之隣
 而伏弩衷甲之地也獨一向北通郡治走滇楚而
 通上國施固則播洪之苗不敢窺鎮陽而滇楚路

通若人身然鎮爲襟喉而施於肘腋也肘腋嬰患則襟喉梗故施秉雖小邑實爲重地也論者謂欲固施秉則城守爲急成化間守臣嘗議城岑麓諸堡會工鉅不果尋稍調番休衛卒爲守戍計嘉靖辛酉容山司構亂環甲挺戈焚劫縣治時戍卒無能禦者居民竄巖穴間喘息求旦夕活賴一二帥臣整師誓歃殲元惡縣境旋復而橫罹兵燹者莫可救藥矣使當時城數雉而守之苗雖鴛豈能蹂躪至此中丞柱峯趙公奉璽書至嘆曰患至爲備已無及矣柰何不亟圖之乃與臺察巫公協議爲城守計謀之守巡徐君敦張君廷栢僉畫允諾乃

檄郡守袁成能守備孫繼武鳩工畫地回知何承訓董其事費計金一千六百有奇粟計一千九百有奇堵計四百一十有奇經始於壬戌孟冬歷三載乙丑冬告成維時中丞仰亭陳君侍御春樓潘君甫下車揆文奮武圖萬世之利嘉前畫而樂茲城之有成也謂材職載籍當記材按春秋書城郭嚴外防也書城堞慎內治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惟山川邱陵金城湯池卽險也故和戎城而北馬不敢南牧青澗城而夏人不敢東向用此道耳况施秉當鎮扼塞較之和戎青澗功未知先後豈無當於易象春秋之義乎雖然城可守也不

可恃也晉陽之城不浸者三板而卒能扞敵存趙
子囊城郢而沈尹戍非之豈真城無益哉故城一
也善守之則環堵皆堅壁不善守之則百雉爲寇
壘語曰公侯干城在得人也衆心成城在得民也
是爲記

貴陽府學碑記

江東之

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闢乾肇造後遂得列
爲藩服而貴陽尤黔省首郡故牂柯程番地更始
於穆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令甲一時
規恢未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
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爲瞻禮陳樂也者

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萬曆甲午春當事者始
興創建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爲蜀行都司
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
最勝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御石
今始告成亦閱三年於茲余被命撫黔時用師高
若監司詹君梁君以捷奏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
之曰詩言旣作頽宮淮夷攸服先生什倍僖才蠶
茲苗醜不二於淮獻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
終無意乎余謂黔卽古羅甸國鋒悍時起七萃聯
鑣士之覽穰苴入穀者與燕趙爭奇亡論已方今
聖天子右文教諸藩皆以制科加額請特於黔詔

可豈以諸士異采嫻辭緣飾儒術爲足多亦以夷
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修蜚騰茂實
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訃也士生斯際乎
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
何以攄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
舊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徼外原摽用夏之
權向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
館諸士服習已深卽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
處爲孝悌出爲忠良胥自翩翩書囿間養之語云
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
而附於曾頌之末則余豈敢

